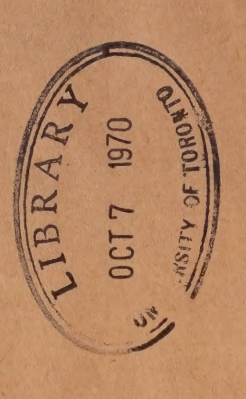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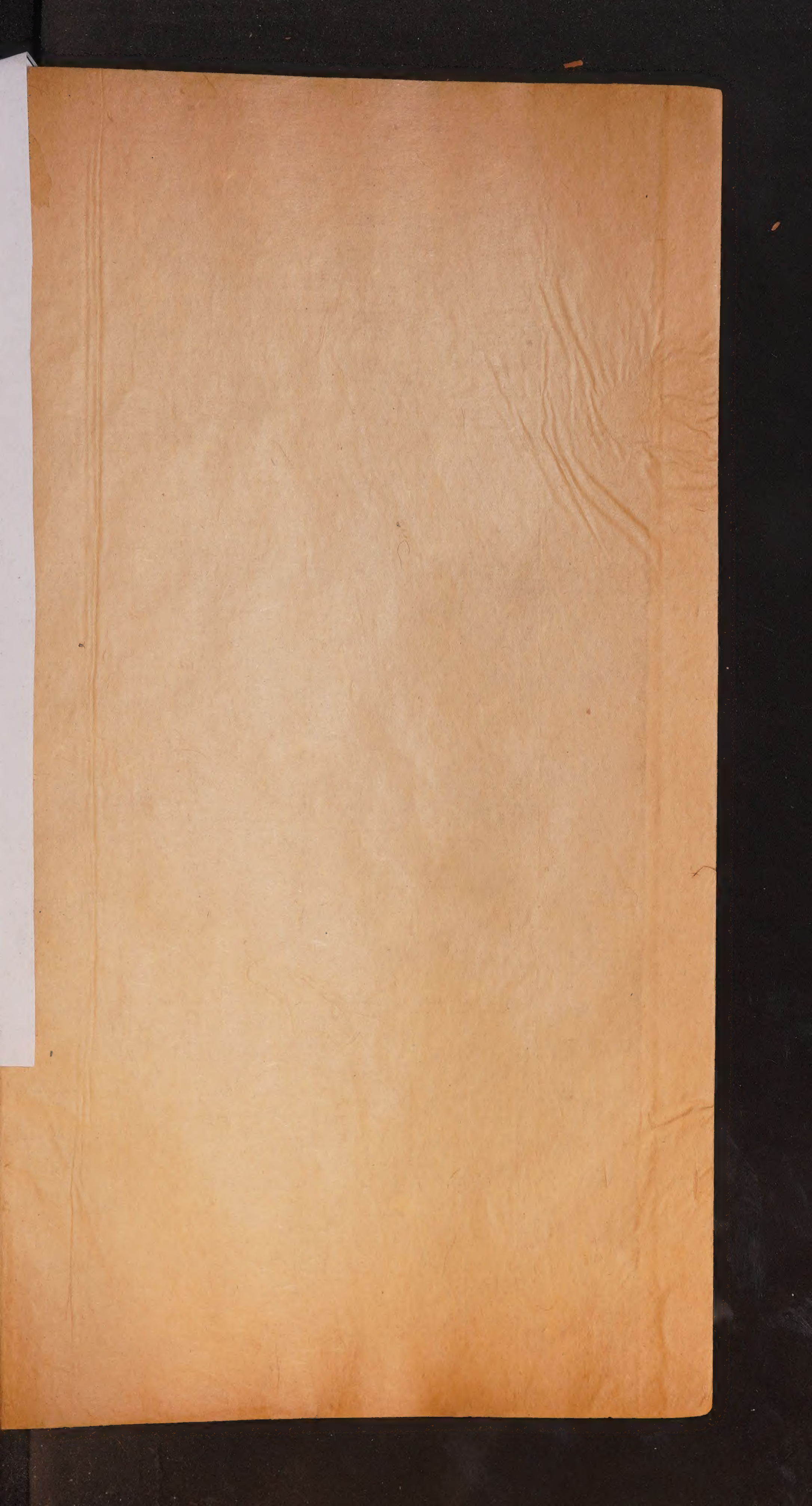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7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懿行編卷七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參定

德量類

周臾駢晉人夷之蒐受僇於賈季季奔狄趙宣子使駢送其孥駢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駢曰不可志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盡具其孥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左傳

周楚子侶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司引美人衣美人援

絕其冠纓命百官皆絕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一人常居前五合五獲首怪而問之曰臣乃夜絕纓者也說苑

周秦穆公失右服馬見野人方食之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遂徧飲之及一年有韓原之戰晉人環穆公之車野人率三百餘人疾鬬車下遂大尅晉說苑

趙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庭叱之獨畏

廉將軍哉顧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史記

梁宋就爲邊吏與楚隣界邊亭皆種瓜梁瓜美楚瓜惡楚令陰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就曰此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起而瓜巳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聞楚王王乃謝以重幣故梁楚之懽由宋就也新序

漢曹參爲相後園近吏舍日飲歌呼吏患之請參遊園幸

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史記

漢直不疑爲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亾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亾金郎大慙漢書

又齊沈驎士隣人認其所着屐驎士曰是卿屐耶跣而反隣人後得屐送前日屐還驎士曰非卿屐耶笑受之

漢丙吉居相位寬大好禮讓馭吏嗜酒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主吏白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棄士使人何所容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單于入邊馭吏隨驛騎偵探得失

疾馳白狀宣帝召問吉具對大喜得馭吏力也漢書

漢何武爲揚州刺史戴聖毀武于朝聖子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京師聖未常不造門謝恩漢書

漢光武遣將軍王霸擊斬王郎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帝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漢書

漢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于路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性和緩夫人故欲令恚伺入朝時使婢奉羹汙朝衣寬神色

不變徐言曰羹炙汝手耶後漢書

又卓茂認失馬事與此同不並載

漢寇恂爲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耻過潁川欲手劍恂恂知其謀敕屬縣盛供具執金吾軍入界一人兼兩人餼恂出迎于道稱疾還復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去光武兩解之于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後漢書

漢班超爲西域都護將兵長史李邑盛毀超章帝知超忠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何不緣詔書留之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

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畱之是不忠也　後漢書

漢淳于恭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恭禾者恭見之恐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後漢書

漢梁鴻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身居作因爲執勤不怠耆老見鴻非常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悉還其豕鴻不受去　後漢書

漢郭泰遭母喪受惡人賈淑弔孫威直後至不進而去泰遽追謝曰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愧終成善士 後漢書

漢韓康爲人斂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以爲田叟也使人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道逃遁 後漢書

漢陳寔值中常侍張讓父死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往弔焉後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有盜夜入其室寔呼子孫訓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皆惡

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贈以絹二疋後漢書

漢管寧居遼東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着凉處過于牛主牛主大慚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爭井鬬鬩寧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鬬三國志

漢蔣琬為尚書令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憒憒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究之琬曰吾實不及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必死而敏竟免三國志

又唐戴至德與劉仁軌爲左右僕射至德受牒必據理難詰而容爲申白有老嫗欲詣仁軌誤詣至德曰本謂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至德笑授之

魏孫資爲同邑田豫楊豐所妬害怨隙甚重資後貴顯終無恨意豫等慚服求結婚釋恨資曰吾無恨心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娶其女又致其子爲孝廉楊豐子坐法當死資請于朝活之　三國志

晉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晉書

晉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

笑 晉書

晉徐道規守荆州桓謙與姚興連兵攻之士民皆通書爲內應及謙兵敗被殺道規簡得之悉焚不視 晉書

晉羊侃常置酒有客張孺才醉于舟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金帛不可勝數孺才慚懼自逃侃慰諭還待之如舊 晉書

又張率性寬雅常遣僮載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問其故曰雀鼠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又柳公權書法重一時四方贈遺琛贄藏篋中爲主藏豎所竊而緘封如故一日啓視莞然不復問

齊范元琰家貧治蔬爲業常出見盜其菘者亟退母問故曰畏渠愧耻耳或涉溝盜筝琰伐木以渡盜者大慚 齊書

梁明山賓爲兗州刺史所部平陸縣歲歉出倉米賑饑後刺史以爲耗闕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捐金助之 梁書

北魏孝文帝尚食者常誤以熱羹覆帝手及得蟲穢於食者皆貸不譴 魏書

北魏王慧龍滎陽太守宋主遣呂元伯刺之元伯詐降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搜其懷得利刄元伯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安能害我後慧龍卒元伯守墓終身不去 魏書

又代王什翼犍性寬厚常討西部矢中目旣而獲
射者群臣欲臠割之犍曰彼各爲其主耳釋之

唐太宗獵驪山望見圍鈌不合謂左右曰見陣不整而不
刑則墮法刑之則吾自高臨下求人之罪乃託以道險引
轡入谷避之幸未央宮仗過有橫刀伏草莽者欽轡去之
曰事發有數十人當死者矣衛士有誤拂上衣者請死帝
曰無恐不汝罪也 唐書

唐婁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入相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
知意頗輕師德武后覺之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
常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師德所薦也仁傑

出歎曰婁公盛德吾爲所包容久矣師德弟守代州戒以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可乎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 唐書

唐史云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師德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師婁郝云

唐狄仁傑爲相日武后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聞后甚嘉歎 唐書

唐徐有功爲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常陷公於死今

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唐書

唐裴行儉破阿史那得瑪瑙盤廣二尺餘軍吏捧以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此不復追惜　唐書

唐張嘉貞入朝或有告其反按無實玄宗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在邊令告者一不實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告者遂得減死　唐書

唐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人疑魚朝恩使之朝廷

恐子儀爲變及見代宗語及之子儀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密告云朝恩謀不利于公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亦不許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撫膺感泣初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後子儀代爲將光弼跽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公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因涕泣勉以忠義遂薦爲節度副使唐書

唐語林云郭公鎮汾陽時栁幷掌書記栁有母汾陽大讌栁輿至公降堦立俟至棚調幷曰子儀幼孤今日雖

恩寵踰望實無侍御之榮因嗚咽久之

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度飲酒自如頃之復白得印故處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劵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唐語林

唐錢徽典貢舉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榜出不與文昌銜之譖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私書徽曰事茍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耶 唐語林

又宋藴頌守杭要人以事屬頌不從後其人居言職懷忿相詆或謂事迹書劄具存可辨頌笑曰吾豈爲是哉

唐段秀實刺涇州歲饑大帥焦令諶責租急農兎白秀實

判免租令諶怒以牒置農背大杖摇之必責租秀實聞輿其人庭中下涕曰我乃困汝裂裳褁創謹哺之賣所乘馬爲償淮西將尹少榮責諶謂不可比於人一夕自愧死柳集

南唐主知誥與宋齊丘善齊丘以未與禪代事怏怏反上書請徙故吳主溥絕吳太子婚唐主不許齊丘益怨望唐主終不怒謝之曰朕之褊心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綱目

又楊行密鎮淮南其將蔡儔以廬州叛悉毀行密父祖墳及儔敗諸將請發其父祖塚報之行密報曰儔爲惡吾何爲效尤其將劉信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醉耳醒必復還明日果還

宋太祖與趙普同起于微賤登極後普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已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宋史

宋呂蒙正初叅政事有朝士于簾內指曰是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姓名蒙正固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忘不如無知也名臣言行錄

宋李沆爲相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沆短沆曰俟歸家當詳覽之狂生遂發怒言其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早引退沆但于馬上踧踖謝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

愠色 名臣言行錄

又王文正旦還第狂生指斥以所持擲中其首左右將擒送京尹旦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與文靖事同

宋寇準爲丁謂所搆貶雷州後半歲謂亦貶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聞家僮謀欲報讐亟杜門使縱博俟謂遠行乃罷 宋史

又明袁彬爲門達所誣幾死後達謫戍餞送成禮人以爲難

宋王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準在樞府以聞旦見帝引咎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曰却送與密院準大慚準罷樞密託人語旦求爲

使相旦峻拒之準慽其言已而除使相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眞宗曰此王旦薦也準益歎服名臣言行錄

宋王曾爲參知辭會靈觀使不受眞宗不悅遂罷王旦語人曰王君昨辭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慴我自任政二十年進對稍忤卽蹙縮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宋史

宋張齊賢常有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相廝役多得官此奴乘間以請齊賢曰爾記江南盜銀器事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

吾備位宰相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吾久賜錢三百千任擇所往奴拜泣而去名臣言行錄

宋文彥博爲相唐介劾彥博坐貶御史吳中復乞召還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卒召介還宋史

宋韓琦每見文字有攻人隱私與不當理者必密封之不以示人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卒持燭卒他顧燃琦鬚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易其人矣琦恐主吏撻之亟呼止之曰勿易彼已解持燭矣琦鎮大名有人獻二

玉盞蓋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席置玉盞其上一日召守使飲爲一吏誤觸倒其桌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請罪琦神色不動謂客曰凡物成毀皆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歎服名臣言行錄

人有假魏公書謁蔡君謨者蔡與之三千遣人送回客至京謝罪公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爲致書至長安夏竟官之

宋富弼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弼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弼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慚及爲相語子孫曰恐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

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恐則何處不便名臣言行

宋孔牧在汝州僕有執盜竹木者牧釋之問所欲之數俾如其意盜愧謝所居園圃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製橋盜慚不復渡厚德錄

又于令儀曹州人盜入其家擒之乃隣舍子令儀以十千與之盜慼愧為良民

宋杜衍享客多用縣器有歎其清貧者衍命盡取白金燕器陳前曰衍非乏此雅不好耳平生好施卒不蓄也自警篇

宋趙抃為御史與范鎮有隙王安石作相恨鎮詰奏乘神宗問鎮遂曰問及趙抃便知其為人帝果問抃抃曰嘉祐

中仁宗違豫鎮首請建儲章十九上俟命百日鬢髮爲白忠臣也旣退安石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義故直言無隱耳宋史

宋狄青宴韓魏公及劉易易性疎許見優人以儒爲戲遂勃然詈青黥卒敢如此擲樽俎以起魏公觀青氣殊自若笑語温然次日又首詣劉謝之名臣言行錄

宋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槩厚重寡言修意輕之知制誥日韓范在中書以趙爲不文除天章閣侍制槩不以屑意會修甥女事覺語連修時疾韓范者皆欲文致歐罪槩乃

上言修以文章爲近臣不可輕加汚衊臣與修踪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修事得白　厚德錄

宋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向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厚德錄

宋范純仁爲相章惇得罪去以其父老純仁請寬往咎而恤其私言者攻鄧綰不已純仁言臣常爲綰誣奏今日不宜錄人之過太深蔡確貶新州純仁言聖朝宜寬厚不宜

以語言文字曖昧之過誅竄大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公何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者皆已言之矣其謫永州日每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江行覆舟衣盡濕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名臣言行錄

宋呂公著族子嘉問常竊從祖公弼論新法草示安石得進或言嘉問敗壞家法不答一客逢意言公於人何所不容况族黨乎又不答旣罷子弟問二客之言何如終不答厚德錄

元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怨咸得卜譖之宗王謂楚材在中書率用親舊宜奏殺之宗王以聞太宗察其誣不聽會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謂楚材不較私讐稱爲長者 元史

明顧佐爲左都御史吏遭笞者摭其過訴之宣宗召佐以吏狀授之曰小人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召吏謂之曰上命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三朝聖諭錄

明王英崑山人官按察使乞休歸居鄉恂恂若無官者常獨行至河岸而輕薄子值而觸之遂擠之于水英振衣起至家家人怪問之曰吾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獻徵錄

明魏驥考察留都所積俸貲寄一刑曹郎郎婿易以僞銀驥知而不言後郎悉其事如數償之驥駭曰君悞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不韙乎卒不受 獻徵錄

魏爲冡宰陳循其所取士欲援引入政府公正色拒之曰輔臣宜爲天下進人材不得私一座主居家布袍糲食不治生産年九十八卒

明王竑督漕淮揚常懲一單指揮後被論免官指揮祗候

致餼竑爲受數年開視皆糞穢也竑旋復官指揮讐人執而訟之竑不校前侮乎其訟而遣之　獻徵錄

莊毅捶馬順于殿陛矯矯剛方人也乃不念舊惡其厚德又如是余故錄之以告世之過爲矯激者

又金誠廣州衞籍幼讀書指揮麻張訢之曰軍餘乃敢效書生耶褫其衣撻之誠後成進士官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自分必死誠言於堂官釋其罪執禮如平時張感泣

明陳獻章訪莊杲莊拏舟迓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同汎數十里肆談極衽席褻昵之事定山怒白沙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旣去若不識其人莊深服之　獻徵錄

明楊翥官尚書德冠一時隣家搆舍其檐溜墜其庭翥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翕賦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也不妨卒不問隣翁生子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其先墓碑爲羣兒推仆守者奔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卒矣語諸家善護兒毋驚之 枝山野記

楊常夜夢悞入林園食人二李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此也羞澁無地三日不食觀前輩守身之嚴如是雖聖賢省克之學何以加焉

明梁儲爲首相寧王宸濠反被誅科道追咎復宸濠護衛者上章爭指斥儲儲不辨後考入直日期乃知擬旨者楊廷和儲以請告未與聞也 吾學編

憲章錄云宸濠誅閱所僞士大夫記籍惟梁公及王瓊無之居內閣十餘年平生輕財周急沒未幾子孫不免貧乏

明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章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獻徵錄

又張鎣巡按山左初到臨清一酒家標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日州守縛其酒家待罪鎣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遣出

明先文定公諱春芳爲諸生時與同邑邵生各庇所親爭論邵辱公甚後官宗伯邵以歲貢謁見公不令與諸生旅見置酒署中邀之邵恐念往隙欲束裝歸亟命仲子追回

飲酒道故仍與善地卲感愧終身志傳

又吳昂海鹽人幼孤短褐草履從學後官方伯歸操小舟入郡城值兩生舟相觸以爲農人欺之欲爲葺其舟昂允至郡貸錢以奉至則有識昂者兩生大慚告歸昂愈恭必致其金而去



長厚類

周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宋分野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新序

周晏嬰齊大夫旣貴敝車羸馬而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之舉火者三百餘人越石父在縲紲晏子解左驂贖之延爲上客說苑

周祁奚晉大夫聞韓宣子以羊舌虎黨于欒盈殺虎而囚

叔向於是奚老矣乘馹而見宣子請免叔向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而朝

左傳

周楚子侶卽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呑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得愈

新序

周漁父楚人伍員奔吳得漁父渡之員解劍酬之曰劍值百金曰楚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豈徒百金耶員屬其勿露遂覆舟而死員至吳每食必祝曰江上丈人

史記

又晉庾氷卒蘓峻之亂以船載氷過江事與此同不並載

周樂喜宋大夫字子罕士尹爲荆使于宋實覌國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之對曰南家輓工也徙之曰吾恃輓而食三世矣今徙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故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故不禁也士尹池歸曰宋不可攻也其相仁仁者能用人 新序

周魏顆晉大夫武子之子武子有愛妾臨卒命顆曰必嫁是巳又曰必以爲殉武子歿顆曰余從先君之治命不從

先君之亂命卒嫁之後顆敗于秦師見一老人結草于道以抗秦得免夜夢老人曰余妾父也君從先君之治命是以相報左傳

漢田叔初事趙王敖王坐逮自髡鉗從王事解得召見已景帝使叔按梁王事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問之曰上母以梁事爲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帝大然之梁王因詣闕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漢書

漢卜式輸財助邊武帝使問式欲官乎曰臣少田牧不習

仕宦不願也曰家有冤乎曰臣與人無爭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帝以式終長者乃召拜爲中郎尋賜爵關內矦漢書

漢丙吉治巫蠱獄時皇曾孫生數月繫獄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至獄無輕重殺之吉閉門不納稱皇曾孫無辜使者以聞帝亦悟吉爲人深厚不伐自曾孫卽位絕口不道前恩會宮婢自陳阿保功辭引吉宣帝親見問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詔封爲列侯又掖庭令張賀傷曾孫

孤幼收養撫循恩甚密曾孫壯大賀教書令授詩爲取許氏女以家財聘之賀安世兄也漢書

漢鮑宣上計道遇一書生疾卒不知姓字有馬一疋銀十餅書一卷宣賣一餅以殮餘以枕之幷書埋之騎馬至京一關內侯怪問之曰君何以致此馬宣具說侯驚曰此吾兒也卽迎喪開視銀書如其言乃薦宣辟公府至司隸漢書

又廣漢王忳事與此同不並載

漢馬援田牧隴漢間常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于昆弟

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後漢書

時太原周黨家產千金散與宗族隱居不仕又平輿廖扶逆知歲荒疫聚穀千斛周宗族親姻歛葬死者後居先人冢側不入城市人號北郭先生

漢王烈以孝義稱里有爭訟者將質于烈或至途或望廬而返一盜牛者主得之盜曰刑罰是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勸其爲善後有老父遺劍于路一人見而守之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之卽前盜牛者也 後漢書

漢孫嵩年二十餘見趙岐爲宦官所害亾命江淮嵩一見

呼與共載容詢其實藏岐複壁中數年遇赦乃出 後漢書

漢高鳳居鄉時鄰里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 後漢書

漢賈彪聞黨事起莫敢爲言者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使訟之書奏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時南陽何顒變姓名與袁紹爲奔走交從紹私入洛陽爲黨人求救所全免亦甚衆 後漢書

漢劉翊家故饒貲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貲其食者數百人炊亾者爲具殯葬後拜議郎從長安歸見士

大夫病亾困乏者以馬易棺斂之又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竟與俱餓死後漢書

漢李篤常匿張儉于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亾非其罪寧忍執之乎欽因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公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後漢書

漢史弼爲平原相時大考鉤黨弼獨不奉詔責問之弼曰風俗不一諸郡自有平原自無全活者千餘人後漢書

吳魯肅以散財賑窮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過肅并告

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又全琮父柔使琮齎米數千斛市易琮皆賑給士大夫空船還 三國志

晉裴楷歲請梁王趙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市惠楷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晉書

晉汜騰敦煌人屬兵亂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而身自灌園 晉書

晉祖逖值京師亂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少長咸悅遂推逖爲主 晉書

晉陶潛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晉書

宋謝弘微陽夏人從叔混尚晉陵公主混死惟二女悉以家事委弘微經理生業絲毫不苟晉亾主還謝氏入門室宇無異田疇加墾主卒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主混女夫殷好樗蒲奪其妻妹之分以還戲責內人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宋書

梁裴子野有疎親故屬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又素貧時逢水旱日二石米爲薄粥躬自同之常無厭色 梁書

梁何敬叔爲長與令有廉名夏節至忽牓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斛悉以代貧士收租　梁書

時以長厚稱者又有晉富春孫晷事親孝躬肩輿扶侍親黨告索推解備至寒同衾食同器朱烏程吳逵夫妻傭作葬羣從十三喪山陰嚴世明永嘉張進之於凶歲葬露骸贍貧困盜賊相戒不入進之門齊義興許昭先從父誣繫賣宅罄產爲辨白七載無倦怠徵辟不就俱見正史

北魏高允爲景穆太子傅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被收景穆曰入見至尊當依吾言太武問曰國史皆浩所爲乎允曰臣與浩共爲之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浩何以得生景穆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問信如

東宮言乎允曰臣罪當族東宮以臣侍講日久欲乞其生耳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特赦之 魏書

北周庾季才江陵覆亾後衣冠人士多沒為賤隸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為免梁俘數千口 北史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為旌表其門高宗幸其宅召見問所以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唐書

唐李綱內行甚備五世同居常事周為齊王憲參軍宣帝殺憲召僚屬證之綱矢死無撓辭躬撫棺哭瘞埋乃去憲

女發居綱以故吏存卹甚厚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親喪

唐書

唐時諸大臣稱厚德者甚夥若來俊臣搆陷狄仁傑等武后使李嶠覆訊同命者懼罪請如俊臣訊嶠不聽列枉狀上張易之兄弟誣魏元忠援張說爲助說不爲屈元忠得免武宗疑擁立有異志遣中使誅故相楊嗣復李珏二人李宗閔黨也相李德裕爲流涕申救再四竟得免諸公以文學政事著顧其爲人長者又如此

唐初大帥李大亮爲李密所獲羣輩盡死密將張弼異其貌免之旣貴弼匿不見求之不得一日途遇之持之泣盡家貲遺不受言於太宗願以巳官爵授之擢中郎將史謂天下賢大亮之不背本而多弼之不自伐云

唐顏泉明杲卿子也杲卿死難後泉明得歸遍求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之陷賊者乞貸親故隨所

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及泉明之子與之同歸者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 唐書

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僮賫錢四十萬至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治喪元振悉與之不復問名氏 唐書

唐李約常行舟與一商舟相次忽病重請約以明珠贈之且以二女託商欸財寶數萬約籍其數于官殮時以明珠含之二女立爲擇配其後商親屬來約請官發視明珠在焉士大夫莫不歎服 唐語林

又李勉一書生垂危託以後事勉置金墓中宋范仲淹病者以鍊白金方及金付之十餘年封識還其子事同

唐李翱官尚書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詢之乃故韋中丞愛姬之女翺即命更其舞選士人嫁之舒元輿贈以詩有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之句 唐語林

又宋鍾離瑾買婢從嫁得前令女即聞於婿家而罄女奩具嫁之

唐柳公綽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貸贓吏法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餙士族女未嫁者皆出俸金嫁之 唐書

唐裴度形質渺小屢不第有善相者度造之曰郎君形神稍異今則殊未見貴處他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置緹褶

于欄楯視拜訖竟忘持去度收取以待婦人再至詰旦見前婦慟哭至詢之知其父無罪被繫從人假犀玉帶以賂要津度持褆褶授之尋遇相者見其聲色頓異驚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唐語林

明獻徵錄載袁忠徹相某指揮事與此同

唐任廸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廸簡以軍使李景畧令酷發之則死矣乃强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畧爲之省刑及景畧卒軍中遂請以爲主 唐語林

後周魏仁溥爲相世宗性褊急刑戮甚峻內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歸罪于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 通鑑

後周竇禹鈞于延慶寺得遺金數百兩詣寺候失物者還之詢其人乃父犯大辟貸金贖罪禹鈞復加厚贈家僮盜錢自寫劵繫女婢償錢遂遠遁鈞焚劵囑妻善撫之爲擇良配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者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嫁之凡二十八人建義塾數十楹延名儒爲師四方遊學者聽其自至貧無供者咸衣食之子五人皆貴顯 厚德錄

南唐徐鉉入汴京市宅以居見故主貧甚召之曰得非市宅虧價至是也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金可償矣其主堅辭不獲亟命左右付之 談苑

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即謀逆止賜自盡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列朝相傳凡即位大享謁廟禮畢恭讀誓碑惟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從金兵破汴京人始見之 避暑漫抄

右宋陸游避暑漫抄載誓碑事甚詳嗚呼宋祖之德厚矣有宋三百餘年未常殺僇士大夫及言事諸臣見於正史毋論若所云待柴氏子孫及他吳蜀南漢諸降主始終周至三代而下不多見也宋之國勢遠不及唐然

唐祖於誅宇文化及之竇建德則殺之於弑越王侗之王世充則赦之其後代有女主宦官叛臣之禍祚亦少促焉宋自太祖後全盛者近二百年迨於南渡而太祖之裔享國又百五十餘年葢其積累然也然徽欽瀛國之禍何以兩見葢宋之得天下不以正也晉之武帝其待曹廢帝奐及吳蜀之降主亦甚厚何以不旋踵而亾天下葢其得天下尤不以正也三代而後惟漢祖起布衣誅暴秦得天下之正幾越殷周而上之雖厥治雜霸然其不殺秦子嬰封殷周之後猶有三代之遺風焉其後兩漢之享國四百二十有餘年蜀漢之祚又四十餘年山陽公之封且延至晉永嘉乃絕

嗚呼若漢宋諸已事可為後世法矣

宋真宗性寛厚有親事官失金楪子左右奏與決責上云且令尋訪又奏云與決小杖上云有百日限若限內尋得小杖亦不可行也有軍士犯過決杖不伏乞劍上命須決

杖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止命送配所 歷代小史

觀此則張忠定詠之決吏因其請劍杖而斬之者乃法家深刻之所爲以視眞宗之寬仁不苛失之遠矣

宋仁宗姑魏國長公主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 宋史

宋高宗未有後常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會上虞縣丞婁寅亮言之於是選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育宮中是爲孝宗 宋史

宋陳兢江州人祖崇至兢九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婢

妾每食必群坐廣堂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爲之不食宋史

宋曹彬性仁厚在朝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居官俸入分給宗黨家無餘財常知徐州有吏犯事逾年然後杖之問其故曰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爲不利而逐之吾故緩其事耳名臣言行錄

宋馮商京之父壯歲無子妻令其至京師買一妾甚美問所自來曰吾父欠官物鬻妾償耳商惻然遣還不索價而歸又延一堪輿往祖墓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曰適望

見有賊踞樹巔斫樹倚徑前恐彼驚跌致傷其命堪輿曰吾聞陰地隨心地而轉君之福德非吾所知也聞見錄

宋王旦眞宗時爲相內宮燬有言宮人失于火禁當治罪旦言陛下已降詔罪己臣亦上言待罪今復行此刑願先加臣罪帝悟免死者數百人時有卜者上封事于宮禁帝怒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札帝欲案劾旦曰臣觀卜者家藏皆算命選日草本無及朝廷事臣亦與往來陛下行劾乞與臣狀同問帝盡宥之宋史

又石介作四賢一不肖詩譏夏竦黨議起介罷官病卒竦謂介實不死北走契丹出中使欲發介棺驗實呂夷

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云若發棺而介果死是朝廷無故剖人墓遂召親族及棺斂諸人保證上亦悟竦之譖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長者

宋李昉登宰執後家法最善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舍所收及有官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以給婚姻喪葬所費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學士宗諤所定也　自警篇

宋王曾居京師聞子母二人哭甚哀詢其鄰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將女易客錢償官曾調其母曰汝女可賣於我仕宦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約三日取逾期不至其母

復訪曾之館所而曾已行矣名臣言行錄

又曾公亮代贖鬻女事同不並載

宋李廸守兖時孫復年五十矣廸見之歎曰先生一室獨居誰事左右疾病奈何吾弟之女賢可奉箕帚復固辭廸曰女不妻先生一官人妻耳孰若先生道高天下復遂娶焉名臣言行錄

宋范仲淹輕財好施致仕歸姑蘓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閭里親舊尤厚于族買良田為義莊以濟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主其出納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常曰吾宗親在吳

甚多吾雖有親疎祖宗視之均子孫也先卜居南園地術士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吳士貴乎遂卽地建學仲淹常奏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況邊事未寧尤宜使過乞分别使得自新高郵知軍晁仲約値劫盜張横將過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厚遺之朝廷大怒時富弼與仲淹同在政府弼議欲誅仲約仲淹以州郡無兵事有可恕仲約得免弼愠甚仲淹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常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壞之他日手滑吾輩亦不自保也後弼自河北還未測朝廷意彷徨不寐始歎服宋史

按文正公義田之制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三十千葬者三十千葬幼者十千其條例最爲周備誠後世士大夫之家所宜亟舉行者

宋時又有簽判劉輝買田數百畝以養族人論者以文正公及吳文肅公奎之置義田皆在登二府以後而輝于初仕時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尤以爲難

明時士大夫置義田贍族者有陳方伯選楊閣學廷和陸尚書光祖而陳以貧甚拮据周族尤人所難又丹徒張覲宸崇禎初買田四百畝爲合族歲費後子孫訓徒自食而此田贍族如故見董文敏其昌義田記此又以諸生饑繼前賢之盛事不可泯沒者

宋趙抃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貧者無數官虔州時造舟百艘并給路費以濟仕宦之沒于嶺南者家于三衢所

居甚隘弟姪以厚直易隣翁之居扑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恐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名臣言行錄

宋呂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夫人亦好施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悉以周九族家無餘積自警篇

又程大中珦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其孤女俸錢分贍親黨之貧者養從兄女之母子終其身

宋范純仁仲淹子克紹父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恩任先給疎屬身歿之後子孫有未官者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又曰儉可助廉恕以成德其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巳則昏苟能以

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憂不至聖賢地位也名臣

言行錄

宋龎籍以使相判太原司馬光適倅并州籍使巡邊光以便宜命諸將築堡于窮邊而不以聞爲西羌所敗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訶籍擅興師役詰責不已籍重光之賢終不自言遂落使相罷歸宋史

又大將种世衡狄青與時議不恊籍爲相先後請專任勿拘文法二帥遂以成功

宋蔡襄與屯田員外劉奭約婚劉沒家益落襄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以非偶辭襄曰古人挂劍尚有心許況吾與

劉氣義相許雖媒聘未行豈可食言乃為劉治奩具使子受室以歸端明別紀

又邊帥姚雄初以女議定一寨主子後寨主物故妻子淪落雄留其母子在鎮受室事同

宋許將為中書侍郎時章惇蔡卞苛求元祐諸人罪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戮哲宗以問將對曰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常輒僇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諫帝曰恐非盛德事謀遂寢宋史

宋程顥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終日怡悅未見有忿厲之容又每事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所極不能堪而顥處之

如名臣言行錄

宋查道休寧人初應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至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囊與之

常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非風塵中質問之乃故人女也道以行槖贖之爲嫁之士族又常于旅邸獲金釵百隻待所遺者來尋盡以付之其人酬三之一爲謝道固拒之而去厚德錄

宋蘇軾以言事被黜請移陽羨詔許之常託故人邵氏以百緡置宅軾至聞老嫗哭甚哀問故曰吾居第相傳百手

一旦轉售是以悲耳叩其居卽邵所置者遂焚劵不索其直軾自是不復買宅是歲竟歿于借居文忠集

宋邵澤民官戶部金兵破京師欲盡得宗室有獻計取宗正寺玉牒者倉卒間澤民每揭二三板則掣取一板投之火中後金人按籍以取得免者十之二三皆澤民力也宋史

宋林積常入都宿邸舍席下得明珠一囊計數百顆詢主人知巨商過此積告以姓名令來相訪巨商至卽歸之巨商選大珠數十顆爲報積終不受乃以錢數百千就佛寺爲積祈福開燕常談

明巴縣賈文富還遺金事與此同不並載

宋翁蒙之爲常山尉趙鼎喪自嶺來歸郡守章傑者惇孫也檄蒙之檢其遺草將以媚執政蒙之密告趙氏夜取文書燒之以無所得告又捐俸助鼎喪士論高之 宋史

宋代以長厚稱者楚丘戚同文拯喪恤孤推解不厭華陰侯可葬友顏申及其先世數喪塗遇病者載以已馬徒步歸曲阜孔畋賙賑鄉人不計有無盜發其廩畋避匿恐所取金壇劉宰不署僞學狀置義倉創義役作糜日食萬餘人衣纊棺藥無求不給家貧質貸繼之殁鄉人爲罷市金谿陸賀羣從千指同居十世不異爨賀九韶九齡九淵父也應山連舜賓家故饒悉以散鄉黨蘄春吳瑛焚券數十萬盜入室覺而不言松陽潘好古歲饑傾橐糴粟賑之避大水挐舟相迎者必載同避數十人而後渡家口代償官逋及施棺藥作橋梁尤衆贖官

田歸郡庠養士無資者莆田李宏捐資築陂塘溉田千頃民世祀之

元時稱長厚者盧江羊仁七歲兵亂失母後尋母得之又得兄弟貸錢贖家大小二百餘口太和蕭夢得福寧王薦大同賈進濟河訾汝道皆著孝友濟貧乏凶歲給穀食醫藥棺櫬爲鄉黨所稱又隆興趙一德少爲俘其主阿思蘭被誅奴隸各逃走一德獨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寃事得白主母厚贈之不受而歸

明英宗不豫口占四事爲遺詔其一勿用宮嬪殉葬後累朝遂奉爲成法可齋雜記

明鄭濂浦江人自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濂傳十世食指千餘人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僮僕化之亦三年哀毀如禮太祖召濂問治家之道曰守家法

不聽婦人言而已　從信錄

明胡濙母喪還朝文皇問民間疾苦公對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枝附扳連坐誣良善甚苦帝立命罷追詰者常出使過南京成祖面諭東宮多失令其體訪濙至密疏太子誠敬孝謹七事以聞帝大悅自是不復疑

憲章錄

景泰時林聰在吏部以持正爲言官誣陷當死大臣署牘胡公移疾不出朝廷遣問之日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耳帝爲末減又尚書金忠成祖數令密察被謗諸廷臣及宮僚忠力爲辨且甘失實連坐得全甚多

明夏原吉永樂時官大司徒雷震奉天殿科道言朝廷不

當去金陵帝怒遣大臣對辨皆詐罵言官原吉獨奏曰給事御史言皆當大臣不能協贊臣等之罪也或尤之原吉曰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嘆服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汚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預焉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帝命易之原吉又常請寬諸城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呂震宿憾陰德甚多 獻徵錄

明李時勉官京師偶遊燈市左右拾金釵一股珠貝甚麗公曰此釵失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乃

揭示于門已千戶李持釵一股相驗即出釵付之（志傳）

時千戶具禮致謝公一無所受千戶曰他物不敢求納惟血蝎能續人重創有起死功幸納之公受而謹藏後以直諫忤旨仁宗命撲以金瓜脅折適千戶視獄傳以前血蝎且多方護持之遂愈

明馬森父某年四十初生子甫四歲婢抱出門跌傷左額而死翁呼婢亟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悞跌致死妻驚慟索婢撻之巳無有次年生森左額赤痕宛然森後官尚書（感應篇說定）

明李東陽居內閣劉瑾亂政東陽委曲力救逮者楊一清諸人荷校者卿貳臺省崔濬等數人時有投匿名書瑾罪

者羣臣皆逮詔獄東陽力救得釋史謂孝宗時有細必爭武宗時有大必爭云 歷朝詩傳

東陽性至孝少時常夜歸寒甚父口占一絕諭之自是終身不夜歸居內閣十餘年歿之日貧不能治喪 又總漕都御史邵寶素不通于瑾平江伯濕米事覺欲與大獄禍及寶以東陽救得免

明屠滽爲左都御史劉瑾搆害劉大夏欲坐辟滽獨力爭曰大夏有何罪必欲文致之瑾怒甚衆以滽議上乃謫戍 餘冬稿

屠位冢宰鄉人假稱其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滽意加譴責滽不怒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法有明禁自今愼無爲也其厚德如此

明王華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醉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華度其必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其人至全與之 獻徵錄

明沈周吳人事母至孝好周人急病與藥死與棺天寒望里中突無煙者則致之廩嘗以重直購一古書客至見之謂其故物卽歸之卒不告以售者姓名 弇州集

明李疑金陵人家甚貧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得惡疾疑獨延就室療治旦暮撫摩不避汙穢范疾篤以旅中黃白四十金爲報疑偕范里人籍其數而封識之出財殮葬召

其子以原金還之郤其餽平陽耿子廉逺至京妻將孕衆拒門不納疑俾婦邀以歸不取其報人見疑者皆稱善士

續藏書

明張孚敬世宗朝柄用時昭聖太后之弟延齡坐事下獄帝以懟昭聖故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言延齡殺人當死而坐之反不可且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甚孚敬持益力乃下詔緩延齡死全其家族弇州史料

明陶大臨官冢宰其叔弟得奇疾身與同寢而俾妻與其

婦居內常手疏額神願減算以代撫卹寡妹尤至家居助
喪葬周貧乏白里人寃不使與聞有訟而奪之田者夷然
不與校 獻徵錄

明代以厚德稱者盧陵杜環父友常姓死母無所歸環
矜不識面迎歸母事之盧陵陳謙洪熙時出穀千餘石
賑饑常熟瞿嗣興屢還遺金貧士投錢窗隙與之不告
姓氏歲歉貧人糴粟陽倍與之病者躬調藥餌嘉興屠
應埈貸人貸其子之金償以屋地子不取所貸而另酬
以直埈歸惻然呼其子並券還之埈冢宰滽子也又柳
彥輝為御史貸陸坦五十金惟子仲益知之仲益後自
戍所還苦積五十金拜坦墓納金坦子辭仲益固償之

明陸光祖初為小卿以事見張居正諸大僚皆屏息立語
光祖獨索坐語良久又調護忤居正御史劉臺甚力後居

正殁攻者銳氣不可解光祖從容營救無附和時局一語
人服其厚 史料

方居正與馮保興大獄陷前輔臣高拱謀之冢宰楊博博曰天日在上安得有此與總憲葛守禮力阻之葛且以百口保高乃得免於禍

明董其昌官宗伯歸常有琉球舟誤爲風飄入海口防汛
者欲俘以爲功其昌力爭之免死釋還者五十餘人 志狀
明成文穆公基命崇禎時入相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
以私書奉旨處決公具疏申救仍跪會極門自辰至酉得
旨從輕王事李逢申受要人意叅公無何逢申以炸燬神

器得罪禍且不測時人意公必銜前郤公具揭爲力救逢申得不死志傳

明劉理順舉鄉薦後讀書廟中聞哭甚哀問之乃一人在外七年不歸其母老而貧嫁媳得遠商十二金姑媳不忍別耳劉急呼僕取納糧十二金僞作其子書并金付之婦得免他適殆過十日其子果歸母語故子駭甚久之乃知書與銀皆出劉手感應篇說定

豫章舒狀元芬之父爲塾師時捐脩金以贖負官銀之婦其事與此畧同不並載



仁民類

周文王掘地得死人之骨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新序

周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死之短長時也遂徙於繹 左傳

周趙盾晉人舍于翳桑靈輒餓盾食之輒留其半曰請以遺母因與之簞食靈公伏甲攻宣子輒倒戟以禦得免詢

其故翳桑餓夫也　說苑

左傳又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矣無子有疑年者曰臣生之歲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謝過焉曰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塗武之罪也與之田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周楚子侶卽莊王天雨雪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求百姓之無居宿絕糧者賑之　尸子

周孫叔敖楚人爲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曰夫見兩頭蛇者必死今見之故耳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及長遂爲令尹　新序

漢文帝元年詔曰今歲首不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令年八九十以上賜米帛有差 漢書

漢章帝詔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後漢書

漢昭烈帝自襄陽南奔荆人自拔以從至當陽衆遂十餘萬日行十餘里或謂宜速行保江陵帝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操將輕騎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帝棄妻子跳身走 綱目

漢賈捐之元帝時待詔儋耳珠厓反廷議大發軍擊之捐之言關東民連年流離至嫁妻賣子今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中不便願棄珠厓專事關中帝下詔從其議 漢書

漢陽雍伯洛陽人作義漿飲行道者三年有人出石子遺之曰種此生美玉雍伯常求徐氏女徐曰須白璧一雙可許聘後于田中得白璧遂聘徐氏 搜神記

漢曹褒爲射聲校尉見無後不能瘞者百餘棺爲瘞之遷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爲致醫粥多蒙濟活 後漢書

漢唐羌爲臨武長以嶺南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觸犯死亡不可勝數上書切諫肅宗詔免之後漢書

漢王丹隱居不仕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于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惰者耻不致丹皆自厲其浮蕩者輒曉其父兄黜之遭喪者待丹爲辦以鄧禹薦爲太子太傅後漢書

漢陳寵爲廣漢太守洛縣南陰雨常有哭聲寵使吏案行言世亂此下骸骨多不得葬寵愴然收葬哭聲遂絕後漢書

吳呂粲爲曲阿長同呂範拒魏將于河值大風諸船緪絕軍多溺死攀粲舟求救左右謂舟重必敗粲曰敗則俱死

耳奈何棄之所活甚衆 三國志

晉顧榮在洛陽常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因輟已施焉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世說新語

晉吳翼母丁氏會稽永興人性仁愛年荒分衣食以活里中饑餓者孤單者爲營婚娶死者爲辦冢槨元嘉末表其門閭 晉書

晉殷仲堪游江濱見流棺接䔲之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洲其夕有人自稱徐伯玄云感惠而至仲堪因問門前

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矣言終不見後果臨荆州 晉書

又唐劉軻爲僧時常葬遺骸其夜夢書生來謝與之三雞卵軻吞之遂精儒業

後趙釋佛圖澄西域人石勒好殺澄以道化勒凡被誅殘蒙其益者甚衆 北史

宋劉凝之隱居靑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卽分與之俄頃都盡 宋書

梁嚴植之常山行見一患者問不能荅因載俱歸爲營醫藥又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于此

植之載歸治療經年乃愈其人願終身爲奴植之不受梁書

北魏魏時皋重義好施每值歲歉穀價騰長發廩賫糶惟取半價曰凶時之半價即豐時之全價少取之而不爲損一郡多賴以濟魏書

隋李士謙平棘人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有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召債家爲設酒食盡燔其券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悉拒之不受後歲又饑收埋枯骨竭貲爲糜粥全活萬計隋書

唐太宗常入苑中見蝗掇而祝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

寧食吾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能成疾帝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年蝗不爲災 唐書

唐高宗太子弘帝幸東都詔監國時關中饑閱宿衞有食榆皮蓬實者爲悄然廢食命給米賑之又請以同州沙苑假貧民請寬亾卒之罪爲武后所忌暴卒 唐書

唐李大亮初破輔公祏以功賜奴婢百口大亮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亾吾何忍錄爲隸乎縱遣之高祖爵之嘆美良久更賜奴婢二十亮悉以還其親戚一無所留 唐書

時程名振率兵狥鄴俘男女千餘閱婦人有乳者九十餘遣之曰令子有乳也

唐姚崇爲相山東蝗崇請督州縣捕瘞議者謂蝗多不可盡且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呑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由是蝗多死歲不大祲 唐書

唐李勉肅宗時關東獻俘百人將卽死勉知其有被脅者立馳入見曰今元惡未殄遭黙汚者半天下盡殺之使其欲自歸無由帝卽釋之 唐語林

史又載勉觀察江西部人以父繫獄署勉名木偶爲厭勝驗治服勉曰是爲其父故孝也縱不誅節度嶺南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在朝鯁亮廉介爲宗臣表云

後唐張居翰莊宗時宦官蜀主王衍降莊宗遣人馳殺之詔誅衍一行詔書已印畫居翰以詔傳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獲免者千餘人 五代史

南唐主知誥常躡蒲履盥用鐵盎暑寢青葛左右惟老宮人羣臣以江淮豐稔請規中原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爲民禍甚深不忍復言吏有獻羨餘者曰出納有數自非掊克安得羨餘時江南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五代史

鄧元錫曰李唐仁柔立國重用兵故國亡而兵不血刃豈亦其報與

五代章某妻練氏其夫爲閩刺史欲斬二將夫人飾美姬

侑酒令盡醉審摘二將使亾後將南唐兵攻建州其已死乃送一白旗與夫人曰吾將屠城植此爲識夫人辭不受曰此州萬骨乞兩將軍肉之誓不闔郡死而吾家生也二將感其言止不屠 五代史

宋太祖命曹彬平江南捷至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命出米十萬賑卹之幸武成王廟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命去之 續通鑑

宋仁宗時京師疫出犀角二令醫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

碎之遇旱宮中焚香上禱於天寢殿聞微雷聲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雨至衣皆沾濕語近臣曰比欲下詔罪已恐近於飾名不若夙夜淸心密禱爾帝行勸農禮三推畢諭羣臣曰朕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遂耕十有二畦

宋史

宋理宗慈恕恭儉兩淮荊襄民避地江南者命計口給米詔臨安府創慈幼局給官田五百畝收養道路遺棄嬰兒置藥局療民病歲詔恤獄四賑饑詔主兵官毋杖脊傷人命　宋史

宋王永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均兩浙雜稅先是畝稅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可復循僞法耶太宗從之遂著爲令永左僕射珪曾祖也　宋史

初吳越歸朝命其臣江漢臣上圖籍時賦稅甚重慮厲民無巳沉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巳而舍之

宋張方平神宗時召問西北邊事方平言利和不和戰及征安南後李憲復興洮州之師方平上書極陳用兵之害以太子太師致仕猶反覆以用兵起獄爲言　宋史

又胡宿在樞府聞曾公亮守雄州禁絕北人捕魚伐葦曰此爭道也南北通好六十載無以細故啓事端是皆

慎微慮遠與世之生事邀功者異矣

宋韓琦嘉祐中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爲名使既行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騷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 類林

宋歐陽修爲河北轉運使保州民亂已定所招脅從二千人宣撫使恐爲變議敕諸州同日誅之修曰不可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且非朝命脫一郡有不從者亂矣事得寢 宋史

宋范純仁知太原府河東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純仁

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名臣言行錄

近時惜地不葬之事多見于吳越諸郡而武林姑蘇尤甚是在居官有如范公者爲之區畫而更張之耳

宋鄭俠監安上門時久不雨東北流民饑饉載道身無完衣或被鎖械負瓦揭木以償官俠繪圖以進神宗憮然蠲新法凡十八事越二日大雨卒爲呂惠卿蔡京所搆編管英州宋史

宋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葺佛寺覺曰佛寺未甚壞莫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

之苦富人允諾囹圄遂空談圃

又黃震判廣德以社倉納息困民至有自經者買田六百畝以租代息

宋蘇軾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蔕人無賢愚悉得其歡心疾苦者畀醫藥死者藁之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敬愛之文忠集

宋李綱謫居福州韓世忠拔建寧欲盡誅建民綱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盡免諸脅從者止取賊黨誅之宋史

宋楊萬里羅夫人年七十餘每冬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

粥一釜遍給奴婢方服使令語其子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夫人生四子三女皆自乳曰餧人子以哺吾子此何心哉　厚德錄

宋邵靈甫宜興人遇歲饑盡發積儲得五千餘斛浚蠡湖等水路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太湖邑人賴以全活　郡志

又馬光祖值臨安大饑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何不以此收人心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紙曰某莊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三十萬

金石阜守定州唐縣民王八謀亂書其黨數千人姓名於籍有持籍詣州者阜抱籍上廳佯爲頓仆覆其籍爐火中

盡焚之止坐爲首者餘皆得釋 金史

元姚樞從太弟忽必烈征大理因夜宴說宋太祖遣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事明日太弟據鞍呼曰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命樞裂帛爲止殺令分號街巷民得相完 元史

元史天澤兄爲眞定叛將所殺天澤復眞定宗王孛魯以其民反覆欲屠之天澤曰皆吾民也不幸被脅其可殺乎釋不殺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南伐道病猶以渡江不殺具奏 元史

元程鉅夫爲御史與中丞董文用力奏桑哥貪橫急法暴

歛致江南盜賊滋起不聽時逋負數十萬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蠲之又力勸奉御徹里白桑哥之奸世祖誅之民困始蘓 元史

元胡長孺爲寧海主簿歲大祲宣慰脫歡察歛富人錢賑荒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不敢問 郡志

明陶安常告太祖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或焚之而投骨水中於心何忍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令天下設義

塚民無力者官葬之焚屍者坐以重律 康濟譜

明魏明德慶元縣丞時青田劉福等作亂統兵者欲盡誅慶元連境民明德抵軍前涕泣請曰今以他邑悖逆連勦吾邑良民吾寧受夨不忍傷民主將乃止 郡志

又崑山教授朱晃值巡撫周忱行縣甫登岸盛怒撻一人晃叱隸令止進白忱請緩治忱從之後召晃問故曰下車之初觀聽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按此事雖微細而廣文之能盡言與中丞之能受直言已遠非近代可及矣

明羅汝敬使交趾過吳中適巡撫熊槩作威福大姓被誣搆號寃甚衆汝敬有鄉里好數以陰騭諷之不聽至京陳

使事畢以槩事上奏宣宗惻然即日召槩回以周忱代自此東南薦安寓圃雜記

明李秉巡撫宣府掩土木戰沒遺骼萬餘又請下大同紫荆諸鎮並掩凡十數萬時北人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大口一石小減半秉曰是重物輕人也每口以一石與之通紀

明劉大夏爲兵部郎有言宣德時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獲珍寶請遣往朝命兵部查閱舊冊時項忠爲大司馬命吏簡之大夏先至庫匿舊冊事遂寢三日後項忠詰責吏大夏從旁徐哂曰前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無算

此一時弊政大臣所宜切諫舊牘尚足追問其有無耶忠悚然避席曰公一言陰德動天此位不久屬公後果官大司馬 從信錄

明馬文升爲大司馬廣西土官岑欽叔姪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罪納欵初陳鉞撫遼東掩屠降附諸家殆盡朝命文升往勘乃盡赦餘衆給布粟止汪直用兵文升三任遼東民甚思之 史料

明孔鏞爲高州守有盜聚山谷鏞匹馬入撫之酋長百輩隨鏞來降中丞韓雍欲盡戮之鏞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

若殺之是誘之也雍從其言全活者甚衆　獻徵錄

明任環備兵蘇州倭寇臨城民爭入門不啓號呼震野環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覘諜我在無患啓門令入所活數萬人　紀事本末

同時浙江提學阮鶚開武林門納避倭難民全活數萬人又天啓時宣城沈有容總鎮登萊廣寧失事難民俱渡登海求入登撫慮不測欲禁之有容力爭亟命數十舟往來救濟度遼民數萬人

明丁賓官留都三十年凡河堤橋梁無不修舉廩給貧民華僨弁科減濬浦口諸河甃金陵丹陽石路便民噢咻保障無所不至尤行德于鄉祲歲賚粥糜施布絮活數萬人

又捐田以賑學宮力行同善會其孜孜行義至年九十餘彌篤 獻徵錄

明鄒守益居鄉深念細民利病履畝平賦省役賑饑恤患皇皇如不及羅洪先辭官隱居蓮花洞與世絕跡然民間疾苦輒蹙額思去之邑多虛糧言于有司清丈計畝而稅弊頓絕又去邑虛丁二萬歲饑募粟數千石賑之 獻徵錄

明顧正心松江人憫鄉人役重破家出母金四萬累十年得十萬買義田四萬餘畝以贍役者至今人霑其惠 郡志

[illegible]

又用田以供學宮大行同善會其孜孜行義

愛物

商成湯出見人張綱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綱湯曰噫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綱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新序

周趙簡子邯鄲之民獻鳩于簡子厚賞而放之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也競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之過與恩不相準乎簡子曰然 類林

周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珠徑一寸類林

周秦巴西魯孟孫家臣孟孫出獵得麑使巴西持歸其母隨之啼泣巴西弗忍舍之孟孫怒逐巴西尋召爲其子傅謂左右曰夫不忍一麑其忍吾子乎說苑

魏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於御者曰故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韓詩外傳

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財產以

匱倫到官曉告百姓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詛妄言倫按之愈急後遂斷絕後漢書

漢楊寶常山行見一黃雀被彈仆地袖歸採黃花飼之飛去一日變黃衣童子進玉環一雙曰掌此累世爲三公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果四世爲三公續齊諧記

晉毛寶軍人買白龜放江中後石勒之亂赴江者莫不溺死獨軍人披甲投水中如墮石上視之乃所放白龜也類函

晉孔愉常經餘不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侯印而龜皆左

顧三鑄如初工告愉乃悟遂佩焉晉書

晉郭文入山有猛獸忽張口向文視其口有橫骨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室前晉書

北魏獻文帝有司奏諸祠祀千餘所歲用牲七萬餘帝惡其多殺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魏書

齊蕭遥欣高帝宗室七歲見小兒彈飛鳥遥欣謂曰鳥自翔空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左右感其言不復彈鳥齊書

齊陶弘景敦行修道精勵有年其弟子桓闓先得超昇弘景問之曰君所修本草用蝱蟲水蛭爲藥功雖及人而害

及物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耳弘景乃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别著本草以贖其過齊書

齊周顒以何胤信佛而侈于味顒與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性命於彼極切滋味在我可賒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多愧胤遂絕血味南史

唐許遜少從獵射鹿子墮鹿母猶顧舐之未竟而母子俱斃因感悟折棄弓矢逌吉錄

宋眞宗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傍怪而問之對曰今日尚膳殺其羔帝憮然自是不許殺羊羔歷代小史

宋仁宗性仁恕忽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帝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饑而啓無窮之殺也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宋史

宋神宗在宮中起行潄水必避螻蟻程顥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 名臣言行錄

宋曹彬隆冬不修墻屋人問其故曰百蟲方蟄不可傷其生也 宋史

宋陳堯佐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物毀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名臣言行錄

宋宋庠春試有僧相之曰公丰神頗異如活數百萬命者庠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翹肖之物皆命也庠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橋以渡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獻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庠爲第一歷代小史

宋程顥窗前有草不除先生曰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盆池

蓄小魚數尾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有持竿黏飛鳥者教使勿爲自是鄉民子弟不敢羅禽鳥名臣言行錄

宋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哲宗於宮中戲折柳枝頤卽正色諫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草木帝喜而從之頤賀曰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帝王之要道舉在是矣二程全書

宋蘇軾曰予近年始能不殺非有所求覬親經患難若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恐耳文忠集

東坡又曰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于衆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害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也

宋陳元植好施食禽蟲悉蒙惠每食則百鳥前後飛鳴一夕夢緋衣人曰爾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歲 廸吉錄

宋趙槩知漣水軍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槩奏罷之作放生碑於池上 郡志

宋呂希哲爲郡令公幹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笋乾蕈乾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 名臣言行錄

宋宗澤知掖縣戶部科買牛黃百姓競屠牛取黃澤申狀言在遇歲疫牛則病而有黃今牛皆肥腯無黃可取提舉司不能詰竟獲免 通志

歷代以愛物著者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宋司馬公光獨樂園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感於夢寐者唐崔悅尚書夢十九人衣靑綠羅衣求生既寤見器中鼈正十九頭放之又北魏李諧使于梁武帝與遊放生池帝曰彼國亦放生乎答曰不取亦不放帝有慚色

明徐栻常熟人慈心不殺而尤惡殺牛居恒謂太牢最巨

而最有功于人天子無故不殺牛作禁牛八善一曰遵國之禁二曰利農之耕三曰全物之命四曰弭盜之原五曰去俗之奢六曰解時之病七曰惜己之福八曰勵官之箴凡居官所在必嚴禁之　迪吉錄

牛之有利于人大矣近時屠割之慘日甚一日雖奉嚴禁而地方視若弁髦及遇荒年殺業尤重于平昔是在司民牧者從實舉行勿以虛文塞責于以全物命而濟耕農德非渺小也

明方震孺官沙縣令縣有牛之筋角皮張稅歲計三千金方愀然曰吾恐以百千萬牛易三千金亟下令禁如律久之以牛病且死告震孺令埋之且擇一地榜曰埋牛所以

待牛之自斃者羣儈之謀大阻沙故美魚諸士紳皆以魚餽衙內有池數畝震孺悉受而畜之池中久之池爲溢志傳

焦氏筆乘載胡觀察直論畧曰世儒語不殺生斥曰釋氏之訓是未考于聖人之教而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聖人之教蓋如此不得已有故而殺曰祭曰養曰賓三事而已然養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制獺未祭魚漁不登魚豺未祭獸獵不告狩鳩未化鷹不設罻羅草木未落不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不合圍不掩羣弋不射宿釣不以綱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聖人之愛惜生物如此故稱曰鳥獸魚鼈咸若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世之悍夫忍人至誣爲非聖人之教甚矣世儒之與於不仁之甚也

懿行編卷七終

懿行編卷八

石城徐　惺子星鑒定　淮南　李　瀅鏡月編輯
李爲霖雨商叅定

敬愼類

周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必交戒訓導我于是作懿戒以自儆謂之睿聖武公詩傳

周正考父宋大夫三命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左傳

周敬姜魯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敬姜嘆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 國語

周蘧瑗衞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

昭昭申節不爲冥冥惰行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說苑

周晏嬰齊大夫景公與之邶殿其鄙六十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也吾邑不足欲故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亾無日矣不受左傳

周子罕宋大夫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左傳

周機汜魯人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參

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 說苑

周孫叔敖爲楚相狐丘丈人謂之曰僕聞有三利必有三患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志益下官益大心益小祿益厚施益博可以免于患矣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韓詩外傳

叔敖臨卒戒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惡可常守者惟此王果封以善地不受而請寢丘其後祀十世不絕

漢石奮與四子爲二千石號萬石君性恭謹過宮門必趨

見路馬必式子孫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因長老謝罪乃許長子建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取親中裙厠牏自洗滌次子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不食慶及兄建肉袒請罪乃罷漢書

漢金日磾事武帝在左右數十年目不忤視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帝將以日磾輔少主辭曰臣外國人且使單于輕漢于是爲霍光副漢書

漢張安世謹愼周密宣帝時爲衛將軍毎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常有所薦其

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絶弗與通漢書

安世之抑遠權勢如此可爲後世法矣史稱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進止有常不失尺寸而妻顯之毒弑許后竟猶豫不忍發其他若孔光不對溫室之樹跡似恪謹而謟事王氏以至漢室傾亾此與于縱肆之大者矣

漢竇融爲大司空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甚卑恭光武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不願其才能況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國哉後漢書

漢樊宏世祖舅封壽張侯謙柔畏愼每朝會俯伏待事上便宜得失手自書而削其草宗族化之未常犯法子儵事

後母孝母卒號慟不食世祖送饘粥食焉建武中諸王招賓客爭致儵而儵淸靜自守無所交臨卒請貸河南民代償官錢及野王歲獻詔從之儵子梵推財物二千萬與孤兄子爲郎二十年三署服其重愼後漢書

漢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後漢書

漢李郃爲漢中郡戶曹吏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郃諫曰憲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亾可翹足待願明府一心

王室勿與交通守固遣之郡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見執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後漢書

漢郭泰辟公府舉有道皆不應曰吾夜觀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輿也黨禍作泰以不爲危言激行故獨免泰每夜宿逆旅輒躬自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後漢書

晉羊祜歷仕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通鑑

晉劉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元帝相類絕不與人交

書時出休沐不通賓客又處身淸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後死蘇峻之難晉書

晉陶侃性檢厲勤于事常曰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于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參佐以戲談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于江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牧猪奴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在郡日朝運百甓于外暮運于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

不堪事 晉書

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資用儉約勑司漏傳籤於殿中令投階石上瞻然有聲曰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陳書

北齊斛律光後主緯時丞相仁儉不好聲色不接賓客通餽遺每朝議獨後言言輒中倫在軍中未常妄殺置棗木杖家僮與人鬬不問曲直即杖之 北齊書

賢如斛律猶不免爲高緯所殺後籍其家常用弓矢而已宜周主邕聞之爲赦其境內而大舉伐齊也

唐柳仲郢三爲大鎮廄無良馬衣不薰香事叔父如父出遇公權於道必下馬端笏立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

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改唐書

宋曹彬舊事周世宗從征澶州爲親吏掌茶酒太祖常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卽位語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曹彬耳彬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接小吏亦以禮未常以名呼歸私第閉閤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禁門矣名臣言行錄

宋李沆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對客寡言笑公餘終日危坐未常踦倚時以爲無口匏名臣言行錄

宋陳恕爲三司使眞宗常令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　宋史

宋王曾及第還青州府帥遣父老伎樂迎于郊曾易服由他門入謁守守問故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郊迎是重其過也守嘆服　自警篇

宋富弼年八十猶書座右曰守口如甁防意如城　自警篇

宋張方平未常不衣冠而食常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方平衫帽自如曰吾以布衣遭遇至此一飯皆君

賜也敢不敬乎名臣言行錄

宋文彥博哲宗時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時程頤爲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莊甚彥博對上獨恭侍立終日不去時年已九十名臣言行錄

或謂正叔曰君之倨何如潞公之恭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亦不敢不自重也

宋狄青在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遺之或勸去黥間涅字曰青雖貴不忘

本也每至韓魏公家必拜廟庭之下入拜夫人待子弟以郎君之禮甚恭名臣言行錄

宋晏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士大夫供帳燕飲無虛日殊時貧甚獨不出一日選東宮官眞宗忽批晏殊且諭執政曰近館閣臣寮無不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可爲東宮官宋史

宋韓琦勤于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以公位重年耆宜無親小事公曰己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其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名臣言行錄

又呂公著知單州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聽訟賓僚至者不拘時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

宋劉安世方遷謫時自念恐致疾病貽親憂遂絕欲常曰自絕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平生坐必端巳未常傾側終身未常草書未常晝寢歲時家廟祭饗年七十有二未常廢闕名臣言行錄

宋蘇頌執政時哲宗年幼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惟頌必再稟帝有宣諭必告諸臣敬聽及貶元祐諸臣有劾頌者帝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宋史

宋程顥簽判鎮寧爲守者嚴刻多忌意顥常任臺憲不盡職而又慮其慢巳既顥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必盡心事

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慶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千數 志傳

宋程頤常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充今年七十二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繹問其故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耻耳頤西遷翟林送之道宿僧舍坐處偶背佛像頤曰轉椅勿背林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頤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楊時聞而嘆服其語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于人也從可知矣苟于似人者輒生慢易則其流也必至忽人矣 二程全書

伊川常渡漢江舟幾覆人皆惶懼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宋徐積初見胡瑗頭少偏瑗厲聲曰頭容直積因自思曰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名臣言行錄

明英宗五更二鼓起具服拜天省決章奏復具服謁奉先殿畢乃覲朝母后處每旦朝有命則兩日一朝冬不近爐夏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天順日錄

明何眞初爲鄉里歸附固守全粵聞太祖兵至即獻版圖歸附不勞一矢後歷任諸行省夙夜寅畏二十年無微譴人以爲功臣所難吾學編

明文徵明以書畫擅名海內寧庶人遣使具金幣聘之固辭不荅以薦官翰林待詔未幾乞歸造請者雖屨滿戶外絕不肯與籓王及中貴人往來周王徽王以珍寶爲贈皆力卻之不啓封一視生平無二色足不履狹邪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年九十猶矍矍不衰弇州集

明王以旂掌南院以金陵爲父母邦出入屏騶從舊宅在聚寶門外市人塡溢歲時歸祀必由他道謂其子曰昔張湛步入里門可爲法也續藏書

恬退類

周趙衰晉人文公使爲卿讓欒枝先軫胥臣公又使爲卿讓狐偃偃讓狐毛毛卒使衰代之讓先且居公曰趙衰三讓皆社稷之衛也 國語

漢穆生爲楚元王爲中大夫生不嗜酒王每爲設及孫戊忘設生曰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謝病去 漢書

漢疏廣爲太子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卽移病乞骸骨宣帝暨太子皆加賜黃金公卿故人祖道東都門外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里日置



酒請族人故舊或勸爲子孫計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不亦可乎漢書

漢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漢書

漢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遇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所止舍諸將論功異獨坐樹下故軍中號爲大樹將軍後漢書

漢陰興陰貴人兄光武已封貴人弟就復召興欲封之興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

誠所不願帝湲嘉美久之欲以爲大司馬叩頭流涕言臣不敢惜身誠懼虧損聖德帝乃許之後漢書

晉張翰爲齊王冏東曹掾因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晉書

晉陶潛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潛曰豈爲五斗米折腰束帶見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以見志晉書

宋王曇首司空弘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以飾玩非祿賜

無所受從文帝江陵來當封不受曰如此因國之災爲身幸也子僧虔撫兄僧綽子儉逾所生後遷侍中光祿大夫不受謂儉曰一門二台司何以堪之儉造屋少侈僧虔黙然不悅儉立毀之 南史

宋時謝瞻弟晦爲左衛將軍尊重瞻自彭城歸驚曰汝勢傾朝野如此當如門户何藩其門曰吾不忍見也又梁顏延之子峻從武陵王駿舉兵及即位峻貴重延之却其資供布衣茅屋常麤牛笄輿行逢峻出屏道側令內愧常語峻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詣峻賓客盈門峻尚未起怒曰汝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瞻延之卒晦峻俱得禍

齊陶弘景十歲得葛洪神仙傳便有養生之志高祖引爲

諸王傳未幾掛冠神武門卜築句曲梁武帝徵之不出有大事必就咨訪人謂之山中宰相弘景素明陰陽五行醫藥本草謚貞白先生 齊書

唐賀知章官集賢學士天寶初乞歸賜以鑑湖一曲玄宗令百僚祖餞自作詩贈之 唐書

唐司空圖知制誥見唐政日非中官用事即棄官歸中條山屢徵皆不起名其亭曰三休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朱溫篡位徵爲禮部尚書固辭不出 唐書

唐李景讓位至方鎮其弟景莊屢舉不第母夫人性至嚴聞其被黜卽杖景讓中表皆勸景讓囑于主司終不聽曰景讓之弟非冒取名者後景莊卒登第 唐語林

宋英宗方居喪仁宗以儲位未建起知宗正寺固辭旣終喪復起之又詔立爲皇子皆力辭司馬光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賢於人遠矣宜以君父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將入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赴召行李蕭然書數廚而已 續通鑑

宋呂蒙正爲相時宰相子例授員外郎蒙正曰臣甲科及

第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定制止授九品京官名臣言行錄

宋王旦爲相兄子睦欲舉進士旦曰吾方以盈滿自懼奈何復與寒士競進乎比其歿子素猶未官名臣言行錄

宋晏殊爲童子時有薦于朝者眞宗召試闕下殊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帝極愛其不隱名臣言行錄

宋楊礪爲開封司理眞宗常問何年及第礪唯唯不荅後

知其唱名第一謂礪不以科名自伐心重之宋史

宋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居洛與富弼司馬光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聞見錄

宋盧華應舉時馬亮異其詩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耻之去弗就後舉得首選神宗謂宰相曰華廉退士也宜拜佳郡守郡志

宋范鎮舉禮部第一故事殿試唱名過第三人則禮部第一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雖吳育歐陽脩之賢

猶不免獨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唱名及之自此始以自陳為耻 名臣言行錄

宋韓世忠為大將屢敗金兵秦檜和議成抗疏力諫罷任杜門謝客絶口不言國事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昔將佐罕得見其面 宋史

明王翺為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自有階設或誤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獻徵錄

明先文定公諱春芳官翰林僚友某交莫逆將典南試過

公飲屏左右欲爲公諸子地公正色曰取士一途當爲國家存公道可自我輩壞乎學使將選貢公亟召諸公子入都曰明經一途留待寒士不得在家應考公爲首輔值次輔高拱張居正與旦夕柄政即十上疏乞致仕穆宗慰留再四不獲恩禮甚渥未幾居正搆內侍馮保遂拱禍幾不測踉蹌去國人益服公之知幾勇退志傳

遠色類

魯男子獨居夜風雨鄰嫠婦屋敗投男子不納婦曰子知柳下惠乎納女懷中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在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說苑

漢諸葛亮隱南陽黃承彥謂之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鄉里諺之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季漢書

晉夏統永興人隱居不仕時女巫有國色善歌舞從兄弟致之紿統往見之驚走破藩出責群從曰螮蝀氣見尚不

敢指奈何爲奢淫亂男女之節乎 晉書

唐憲宗時四方進女樂皆不納曰嬪御已多一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强娛耳目哉 唐語林

唐楊晟隸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氏密使亾去昌符死晟得周氏母事之周氏自以少艾請爲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 歷代小史

唐程彥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左右以三處女爲獻時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 唐書

唐陳陶隱居豫章操行高潔屢辟不起嚴譔守郡日欲試之使小妾蓮花往視陶竟夕不納賦詩遣之去郡志

後唐明宗監國宣徽使選後宮美少者數百以獻監國曰胡用此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用耆舊人以充此屬安知皆出之五代史

五代馮道在軍中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者道皆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綱目

宋仁宗納王德用所進二女王素論之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後以月食放宮女五百人有得幸宮人

謂之十閤而劉氏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通請謁御史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遂幷出二人（續綱目）

宋曹彬討蜀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平訪其親悉還之無者備禮嫁之（名臣言行錄）

宋張詠知益州自王均李順亂後凡官于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詠單騎赴任時官屬皆嚴憚之不敢蓄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在蜀四年還朝呼婢父母嫁之猶處女也（名臣言行錄）

宋李沆有僕逋金數十千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劵繫于帶願賣女以償沆測然屬夫人視如巳女及笄爲擇良婿具奩幣以嫁之其人夫婦聞之感泣公病刲股以進歿衰經三年 厚德錄

宋韓琦以三十萬錢買姬張氏有殊色劵成張忽泣下琦問之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歲官湖南爲部使誣劾願賣身以活子女琦惻然卽遣張持錢還舍語守義自訴枉狀許張氏事白來歸後得調任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爲妾向者錢費應

盡仍助二十金之官張感激涕泣而去名臣言行錄

宋張方平在政府夫人入見莊獻太后怪其二侍婢老且陋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太后勑夫人密市二少婢但云吾所賜者一旦方平歸二婢拜于庭詢其所自夫人具以告方平曰二姝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無謂也他日竇夫人懇奏遽召二婢父兄拆券幷衣飾與之自警篇

司馬光判太原時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教其妾俟我出自飾至書院中妾如言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厚德錄

王安石吳夫人爲置一妾歸詢所自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又賣妾以償安石以聘錢九十萬贈之令爲夫婦如初

宋趙抃帥蜀時席間偶悅一妓至晚使老兵呼妓延至二鼓不至因周行室中忽高聲呼曰趙抃不得無禮急令人召回老兵老兵自幕後出曰某事相公最久知邪實分毫不染今日事不過一時此念便息某實未常往也名臣言行錄

宋沈畸爲詹事坐論恢復事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旣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郡志

宋楊邦乂少處郡庠足不履狹邪同舍故拉之妓館一見

即拂衣歸取衣冠焚之　自警編

又楊簡知溫州首移文罷妓籍簡象山高弟也

宋馬從政未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卒于官不克還葬故鬻之遂送妾歸不責所直後夢一翁謝曰我妾父也已聞之上帝矣君家賢嗣當涓涓不絕生子涓果及第　廸吉錄

宋楊仲希微時客成都主人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人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廸吉錄

元秦昭少年遊京師其友鄧祖餞時以一麗姝相託曰此

某主事所買妾幸附舟入京昭勉從命至臨淸天漸熱夜

某主事所買妾幸附舟入京昭勉從命至臨淸天漸熱夜多虱蚋與同臥帳內抵燕持書見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越三日乃來謁謝曰足下眞君子也遂痛飲盡歡而別南村掇耕錄

明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悅一絕色女子以重幣聘之及師旋甚悔使人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公固拒更遺金助粧貲且謝負約之罪傳信錄

明楊士奇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太后召至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爲易內製衣飾而遣之菽園雜記

明姚廣孝既爲靖難功臣不蓄髮娶妻成祖賜二宮人亦不近乃召還之 吾學編

明曹鼐爲典史以捕盜獲一女于驛亭甚美意欲就鼐鼐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家領回後以第一人及第 獻徵錄

明劉大夏爲廣東布政督兵平後山賊軍人獻一女子有殊色大夏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大夏惻然閉一室令二老婦守護指揮王永意大夏欲納之給衣裳脂粉又半月出光艷動人大夏回擇里長兒嫁之竟無所私 獻徵錄

明周旋之父溫州人貧而多子館于富室富翁無子召周飲佯醉使妻出陪示以夫所書手中字曰欲借人間種周愕然遽起大書几上曰恐驚天上神正統乙卯旋中鄉科太守夢迎新狀元彩旗寫欲借人間種恐驚天上神二句丙辰大魁報至太守以前夢問之旋父諱而不言鄉人後廉知其故益歎服感應篇說定

明徐晞江陰人少爲吏有富室謀其甲首田誣以人命晞白其寃於官脫之其人感德邀至家令妻出侑酒而起避之晞絕裾而走夫婦爲之感泣通紀

明靳瑜年五十而無子其妻鬻釵飾買隣女爲侍妾翁曰用意甚厚但此女幼時吾向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矣且多病不可以辱卽謁隣返女不取其値是夜妻懷孕生子貴後官大學士 郡志

明汪一清漳州諸生廣東賊張連犯漳一清被執又執一婦人至乃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請無汚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矣賊置一清與婦空室中昏旦相對月餘贖歸終不亂 郡志

明陸容少美丰姿應試金陵館人女夜奔容寢容紿以疾

女退作詩有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之句遲明託故去弇州集

歸安沈中丞桐館孀婦家事與此畧同

又宣城沈侍御寵常捐金免一貧民鬻婦後公車下第歸途遇强之留宿深夜使其婦薦枕席寵峻卻之夢中微聞人語曰循其名必責其實虔其始必厚其終未幾生子懋學晚年常舉以告之後萬曆丁丑對策用此四語於內竟爲神宗所稱賞及第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明歐陽瑜自少端慤從學陽明有欲敗其守者誘致娼館鑰其門瑜燃燈達旦動以羞惡本心妓亦感泣詰明啟鑰其人乃愧謝吉州人文紀

學人乃風博古州人

錄其門倫緣綠蓋目動以善惡本心故亦虔誠請明

明國陽朔自必端務從學陽明有欲取其守者請致人行

吾次內貢考神宗所冊消又訪人以為隆德之報云

主于掛學賴年常軍以告之後萬屬丁正封集用此四

敘附人說曰情其名必責其實度其始必厚其將之數中

錄遇配文習論改使其婦萬抗席龍成郎之數中

文宜城沈伴衡寶常消金兔一貴足習婦後人公車下詩

歸好沈中本桐館編綠象事與此略同

明記敘去集

亂敘去食州

女祖作詩有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轉相如之句從

儉約類

周衞文公初廬于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革車三百乘左傳

周晏嬰爲齊卿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不易史記

周子罕爲鄭大夫有獻玉者郤之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貪爲寶若受之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新序

周公儀休爲魯相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之利乎漢書

漢文帝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灞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山不起墳漢書

漢明德馬太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後漢書

漢蕭何爲丞相生平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史記

漢張安世以富平侯拜大司馬而身衣弋綈夫人紡績漢書

漢祭遵爲將軍廉約家無餘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常不加緣後漢書

漢王良光武時大司徒在位恭儉布被瓦器飽恢常過其家良妻布素曳柴從田間歸恢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曰妾是也恢嘆息而去後漢書

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留

一月糧餘皆賑貸民之貧羸者後漢書

晉王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晉書

晉殷仲堪爲東陽守食不重味飯粒落席間輒手拾噉之

常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根本世說新語

宋高祖清簡寡欲未常有珠玉輿馬之飾寧州獻琥珀枕

命擣碎付諸將以治金創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宋書

齊高祖性淸儉常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

價齊書

前代帝王若晉武帝焚雉頭裘以青麻代牛紖唐玄宗

焚珠玉錦繡于殿前史亦稱之以其始約而終汰不載

齊虞玩之爲少府時高帝方鎮東府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鋭蔕斷以芝接之因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時買之著已三十年高帝咨嗟因贈以屐玩之不受曰公之賜恩華俱重然遺簪敝履復不可遺帝稱善久之齊書

北魏長孫道生性淸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大武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通鑑

北魏高允封咸陽公常使諸子採樵自給文成幸其第惟茅屋數間縕袍布被廚中鹽菜而已魏主嘆曰古人淸貧

有此耶　魏書

唐宣宗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倡優妓樂未常一破顏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卽先以龍腦鬱金藉地帝並不許　杜陽雜編

唐盧懷愼爲相清儉不營產服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单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烝豆兩甌菜數杯而已　唐書

又唐初太原溫彥博安陽戴冑皆封公貴臣彥博卒日無正寢殯別室命有司造之冑家貧宅舍陋祭享無所
詔有司立廟
祀焉見唐書

五代周太祖出寶玉器數十有茶籠酒器金銀結鏤寶裝床几碎之殿庭仍戒左右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綱目

宋太祖常見永寧公主衣貼繡翠襦曰汝後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主慚謝皇后常曰官家作天子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爲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當勿復言宋史

宋仁宗燕居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錢曰一下筯費二十八千吾不甚也 宋史

宋李沆爲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第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巳寛矣堂前花檻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之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夫人具以告沆笑謂其弟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名臣言行錄

宋寇準爲相寢室一布幃二十年不易處士魏野贈以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北使至遍視諸執政語譯者

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宋史

宋杜衍爲人淸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熒欲滅與客相對淸談而已常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服用皆國家有俸入之餘以給親族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郤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養耶名臣言行錄

宋呂夷簡爲相有售古鏡者曰此鏡能照二百里外夷簡曰吾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乎善言郤之名臣言行錄

宋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者仲淹

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于庭自警編

宋司馬光在洛下與諸故老遊酒行果實食品皆不過五謂之眞率會爲西京留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生平被服如貧士所覆惟一布衾一室蕭然圖書盈几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名臣言行錄

宋蘇軾在黃州常書曰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晩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

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其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挑取一塊卽藏去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曰此賈耘老法也文忠集

宋仇愈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日用對以日用一千曰何用許多曰早具少肉晩菜羹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汝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一統志

宋僧雪峰欽山自湘中至江南新吳山下欽山濯足澗側

見萊葉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雪峰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佳山何爲哉後入山果無名衲法苑珠林

宋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常謂師宅卑陋欲市其鄰拓之逢龍辭曰鄰里竈安一旦驚擾非吾所願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郡志

元許衡常暑中途行渴甚衆爭取梨啖之衡獨危坐或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心無主乎衡家貧躬耕粟熟食粟

不熟則食糠粃菜茹處之泰然魯齋集

明太祖平陳友諒得其鏤金牀立命毁之大内新成宮殿樸素不爲餙惟命侍臣書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於壁又命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憲章錄

明成祖視朝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帝曰昔皇妣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如此可爲子孫法朕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法傳錄

明懷宗躬持儉約初即位罷蘇杭織造宮中諸伎樂一切

停止聞流寇之亂及四方災荒輒避正殿素服視事常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墄乃定詢內官曰此宮中舊方帝叱令毀之勿復進曰皇考皇兄皆爲此悞也明史紀事

明王璉建文時知寧波府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令撤而埋之號埋羮太守後靖難兵起璉造船勤王被執成祖釋之續藏書

明王質以侍郎巡撫四川出巡唯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萊朱裳按山東常茹素連旬無肉人號長齋御史天順日錄

又成化時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止售錢六百文李主事若虛舊屋數年不售僅得四金李西涯兩有詩誌之

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明吳琳以尚書致仕朝廷遣使察之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吳尚書安在農人曰琳是也獻徵錄

明董士毅歲大饑貸於族日募工瘞殍骼幾千計父參政朴遺書勉之曰凡義所當爲者闇然行之微有取名意則淺陋甚矣士毅數十年僅一靑袍一華靴任蜀蓬州諸子請市蜀中美材爲後事計及歸詢之士毅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曰大人所市栢也士毅笑曰吾載有栢子在種之

可也獻徵錄

明劉廷梅南昌人任欽令居恒未常啗魚肉常步行而一穗自鞾出引之愈長同官詢其故乃知以稻草代綿絮也史料

明鄭三俊崇禎時爲大司寇敝衣一篋爨煙不繼以擬獄輕得罪下獄尋釋之三垣筆記

隱逸類

唐許由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于由不受逃去耕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其友巢父欲牽犢飲之見由洗耳問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孰能見子子故浮遊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莊子

虞善卷武陵人舜以天下讓卷卷不受曰冬衣皮毛夏衣蘿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人間而志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莊子

按莊周之言曰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以天下讓許由不受讓于子州支父亦不受又有蒲衣子石戶之農虞舜讓以天下皆不受以其事不見經史又未詳邑里故不載而惟以巢許善卷冠于篇首

周李耳生于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吏仲尼至周知其聖人乃師之後乘青牛車入秦過函谷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强使著書作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史記

周顏回魯人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饘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

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曰善哉回之志

也莊子

周曾參魯人不仕而遊居于衞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寒衣

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曳蹝而歌聲出金

石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畏人與

人者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莊子

周原憲宋人居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上漏下濕匡坐而絃

歌子貢相衞結駟連騎而往見之憲韋冠縰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退甚有慚色韓詩外傳

周顏闔魯人隱居有德魯君欲相之使人以幣先焉闔鑿坏以遯高士傳

周陸通字接輿楚人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佯狂不仕王聞其賢遣使往聘通笑而不應孔子適楚接輿爲鳳兮之歌以示諷云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迷陽

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尅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時避世不仕者又有魯石門守衞荷蕢者及長沮桀溺荷篠丈人云莊子

周莊周宋人少學于老子爲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于廟堂之上此龜寧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于塗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曳尾于塗中終身不仕莊子

周列禦寇鄭人隱居不仕子陽爲相或曰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載粟數十乘與之禦寇再拜而辭妻問故禦寇曰君以人之言而遺我粟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故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新序

周介之推晉人從文公出亾公反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其母曰曷使知之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後文公環綿上而封之以爲介推田 左傳

周漢陰丈人楚人子貢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

灌子貢曰有機于此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憮然慚俯而不對莊子

周披裘公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與公曰取彼金公曰子何居之高而視之卑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哉季子大驚問其姓名不對韓詩外傳

晉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品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品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品若漢陰丈人披裘公者列之上品誠然無愧非後代之陸沉金馬避世墻東者可比也

周黔婁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共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辭不受齊王以百金聘爲卿又不受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終身不屈高士傳

周老萊子楚人當世亂逃耕于蒙山之陽楚王聞其賢請以爲輔其妻負畚而來曰何車跡之衆也老萊具言之妻曰妾聞可啖以爵祿者可繼以斧鉞投其畚策而去老萊從之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不知所終高士傳

周陳仲子齊人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以爲不義適楚居於陵楚王欲以爲相其妻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仲子耿介之節戰國所僅見一人余有論極詆趙威后之言并辯子輿氏之言爲未當文多茲不備載

周段干木魏人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文侯親造其門干木踰垣避之文侯出過其閭則式 高士傳

周河上丈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當戰國末隱身修道傳業安期生爲道家之宗 高士傳

春秋時又有老子弟子商容列子師壺丘子老商氏衛林類魯榮啓期公儀潛齊小臣稷麥丘野人及戰國時

又有魏田子方師東郭順子齊顏斶楚漁父之流各見諸子史

漢四皓河內人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季四曰夏黃公秦始皇時入藍田山采芝而歌秦敗高帝聞而徵之不至後太子卑詞安車固請之乃就徵史記

王守仁曰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也漢庭之四皓良可招也商山之四皓良不得而致之也溺愛若高帝皓以爲何如主肯卒然蒞止漢庭哉甚矣子房之智也

漢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高士傳

漢田何齊人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年老家貧守

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高士傳

漢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閉門養性所處蓬蒿沒人高士傳

漢嚴遵字君平常賣卜于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常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不仕先是楚人司馬季主亦隱於卜卜長安東市中高士傳

漢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修道靜黙耕于巖石之下大將軍王鳳聘之不能屈西山雜記

漢梅福壽春人成帝委任王鳳福以南昌尉上書極諫棄妻子出遊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漢書

漢逢萌家貧爲亭長巳聞王莽殺其子萌謂所知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掛冠都城門攜家浮海光武即位乃之瑯琊勞山修志修道詔書連徵不起　漢書

萌與同郡王君公友善君公沉隱儈牛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又天水韓順隱居南山隗囂聘之不就太原周黨東海王良王成光武徵之黨伏而不謁良成皆不受官引去

漢向長隱居不仕王莽大司空王邑欲薦之于莽固辭讀易至損益卦嘆曰吾巳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

何如耳男女娶嫁旣畢勅斷家事勿相關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高士傳

漢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卽日幸館光臥不起帝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逼乎帝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故舊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曰朕故人嚴子陵

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就歸耕富春山後漢書

漢韓康字伯休常遊名山採藥賣于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有女子買藥怒康守價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桓帝徵之中路逃遁後漢書

漢法眞關西大儒太守請見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折節故敢相迎若欲吏我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逃名

而名我隨可謂百世之師矣後漢書

又秦州任棠隱居授學有奇節太守龐參詣之棠不與語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閭自抱兒伏戶下參沉思良久曰水者欲吾淸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去

漢袁閎安之後僻居力學值黨事起散髮絕世閎欲投跡深山以母老不忍出乃築土室四周于庭自牖納飲食旦則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不得相見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黃巾賊相戒不入其閭後漢書

閎從父逢隗貴盛餉閎一切不納曰先公福祚不以德守之而競爲奢縱此即晉之三郤矣

漢徐穉家貧業耕非其力不食太尉黃瓊辟之不就瓊卒

徒步往弔哭畢遂去郭泰使茅容追及與之設飯臨去稱曰我爲謝林宗大厦將傾非一繩可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黨事起惟穉超然免于評論穉子胤亦隱居不仕後漢書

漢姜肱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靈帝徵爲犍爲太守肱告其友曰吾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後漢書

漢申屠蟠因樹爲屋杜門養高屢辟不就董卓廢立荀爽陳紀輩皆被脅獨蟠自全後漢書

又北海鄭玄大將軍何進辟之幅巾見進一宿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皆不就

漢管寧靈帝末以中國方亂與其友邴原王烈涉海依遼東公孫度遂不還凡徵命十五固辭不受度三世所遺皆不發視旣西歸盡封還之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常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季漢書

史書管寧卒于魏劉友益曰布衣也何以書卒錄賢也書卒于魏何不使魏得臣之也

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延請不能屈乃造訪之公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其前表問曰先生不肯官祿何以爲子孫計公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耳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續高士傳一

漢焦先見漢室衰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于河之湄冬夏常不着衣臥不設席司馬昭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不與一語其後野火燒其廬光遂露寢百餘歲卒續高士傳

兩漢時又有膠西蓋公以善黃老爲曹參師魯二徵士辭高帝徵定漢儀禮京兆摯峻善司馬遷勸之仕不就涿郡韓福昭帝時以行義徵不仕京兆安丘望之成帝欲見之不屈爲巫醫民間著老子章句太原王霸光武徵至稱名不稱臣後屢徵不至扶風梁鴻夫婦隱霸陵山鴻友京兆高恢亦隱華陰山中又有高陽宋勝之魏郡臺佟扶風矯慎摯峻孫恂魯陽樊英上邽姜岐潁川胡昭鉅鹿張臶安陽魏桓汝南周勰及彭城老父東海隱者漢濱老父諸人詳正史及高士傳函史一統志陳允衡云歷數周秦隱者上自蒙莊下逮鹿門彭澤于飲食言詞何能勅斷至唐宋間號爲高蹈反多詩歌章奏之勞交遊山水之樂迺知皇甫士安稱焦先爲羲皇

以來一人非妄語也

魏孫登無家屬好讀易撫一絃琴常隱居蘇門山阮籍訪之不答一語籍退聞有聲若鸞鳳山谷皆應乃登嘯也嵇康從之遊將別登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不能用果及于難 晉書

晉皇甫謐帶經而農屢辟徵辟著高士傳三卷 晉書

晉董景延明五經時天下將亂隱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咏歌自娛毒蛇猛獸馴擾其居劉淵及聰曜屢徵皆不就 晉書

晉郭文少愛山水尚嘉遯父母終服畢不娶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以自供有餘輒恤窮匱王導遣人迎之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爲知幾 晉書

時潯陽翟湯隱居廬山不就徵辟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世高行不仕

晉謝敷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十餘年以母老還若耶中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時戴逵居剡先敷著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時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晉陽秋

晉阮裕隱居會稽山蕭然無事常內足于懷王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加茲 晉書

江左以還代多韜逸之士余取謝阮諸君以其
棲心物外有古潛確之節非充隱之流可及也
時天水楊軻少好易長不娶食疏飲水劉曜石虎屢徵
之不能屈燉煌宋纖隱酒泉山中涼張祚徵之不起贈
遺一無
所受

晉陶潛隱居潯陽義熙末徵爲著作郎不就著五栁先生
傳以見志與周續之劉程之稱潯陽三隱 南史

宋宗炳嘉遯江湖殷仲堪桓玄屢辟不就常作金石弄曰
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宋書
炳與彭城劉程之鴈門周續之南昌雷次宗潯陽張野
野族子詮屢辭徵辟隱居廬山與沙門惠遠輩結白蓮
社爲方外之遊詳十八高賢傳
炳孫測有祖風常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

美談余竊有惑但當用天道分地利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自足復何求乎平生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宋戴逵隱會稽剡山性高潔以禮度自將常著論譏放達之非武陵王常召鼓琴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豈王門伶人哉子勃顒並隱遯不仕　宋書

時孔淳之亦居剡山遊山水必窮幽遠遇沙門法崇遂停三載與戴顒王敬弘爲人外之遊敬弘又申以婚姻淳之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元嘉末逃上虞山中以避徵辟

宋劉凝之娶妻遣送豐麗畢散之親族夫婦安儉苦非其力不食後結廬衡山絕頂采藥服食以終　宋書

宋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講經教授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閉門教授居成市昇明中累徵不就負薪汲水幷日而食 宋書

梁阮孝緒幼有高隱之志屏居一室家人罕見其面天監中屢召不出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敗穿籬逃匿鄱陽王妃孝緒姊也王常就見孝緒鑿垣而逃 梁書

五代時高隱之士甚衆若朱百年隱會稽山褚伯玉隱剡瀑布山顧歡隱天台山又平原劉歊劉訏新野庾詵瑯琊諸葛璩皆固辭徵聘安貧樂道詳諸正史

北魏李謐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删削公府辟召皆不

就有就侍郎甄琛求官者琛曰諸君不見李謐乎躭學守道不悶于時君等何爲輕自媒衒 魏書

北魏眭夸高邑人年二十遭父喪鬚髮盡白少善崔浩浩奏徵之托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遁去後浩遺以書馬不受亦不答浩死爲素服受鄉人弔 魏書

隋徐則郯人隱縉雲山不娶後入天台松水而已年八十二尸解于揚州 郡志

隋王通隱居河汾楊素雅重之勸之出對曰通有先人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可以供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

願仕也弟績性簡放亦隱居時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無妻子非其力不食績與爲友績有奴婢數人種秫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床頭著書自號東皐子隋書

唐孫思邈隱居太白山隋文帝會以博士召不拜太宗召詣京師欲官之不受魏徵等修齊梁周隋諸史皆就思邈咨所遺高宗時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百餘歲乃卒唐書

武攸緒田游巖之不列隱逸也一則處武氏近屬而不能號泣直諫視唐事若罔聞一則拜太子洗馬而出竟以無所規益見譏于當世出處之際未盡善也若盧藏用以終南爲仕宦之捷徑矜放以祿賜旣優至于餙輿

服營田產規筭糗糧親詬驛吏又下攸緒游巖數等矣

唐朱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常織芒履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履也以米茗易之置其處乃取履去日以爲常終不與人接高士廉爲長史請見與語瞪目不荅 唐書

唐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法居天台山不出睿宗召問其術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帝曰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遊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子之言也 唐書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非其好也歲餘駕柴車隱陸渾山中生平不識女色日或不爨惟飲酒彈琴以自娛房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唐書

唐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居江湖自號烟波釣徒善圖山水舐筆立就所著有玄眞子陸羽常問孰爲往來者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常少別何有往來 何氏語林

唐鄭遨昭宗時見天下已亂入少室山爲道士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道殷有釣

魚術又能化石爲金遨常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後唐明
宗晉高祖欲官之皆不應召 唐書

唐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
筮以陸爲姓名而字之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
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歸羽嗜茶著茶
經三篇又陸龜蒙居松江甫里身畚插以食屢召不出自
號江湖散人 唐書

唐時高隱者有徐州王希夷隱徂徠山華陰吳筠入嵩
山修道會稽秦系結廬泉州九日山范陽盧鴻解梁衛
大經邢州李元愷皆隱遯絕意世事又五代時譚
峭字景升居南嶽巳入青城山修辟穀養氣之術

宋陳摶隱居華山唐明宗常召之至則長揖賜以宮女不近輿國中太宗召見賜號希夷先生宰相宋琪等問玄默修養之道摶曰摶山野之人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術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于世教但君臣同心輿化致治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以聞帝亦重之 宋史

宋王昭素博通九經太祖召見講易不肯仕求歸帝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善其言書于屏几 宋史

宋魏野隱居陝州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白衣以見眞宗時被薦固辭帝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宋史

宋林逋少孤力學恬淡好古隱居西湖二十年足跡未常入城市眞宗賜以粟帛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宋史

宋傅霖青州人與張詠同學張顯不復見求之三十年不得一日自請謁閽吏以名白張怒罵曰傅先生天下賢士若何敢斥名霖笑曰别子一世猶然故吾好怒罵耶坐定問何來曰公將去來視耳張曰知之翼日而張卒函史

宋尹焞譙定焞少受學于程頤靖康初召見力請歸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焞死復甦劉豫屢聘不屈乃避跡于涪涪即頤被謫時註易地也定涪陵人從伊川於洛後伊川貶涪師弟遊泳北山涪人名之曰讀易巖靖康時徵爲崇政殿說書不就宋史

宋呂巖之隱仙居萬山中以耕漁自給偶值衆客賦雪詩得滕字未就巖之舉滕王蛺蝶事援筆成之遣人跡其後雪晴造訪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躍出乃其妻也少頃巖之捕魚携酒歸盡歡而散旦物色之則已遷居矣郡志

宋南安翁長男爲闗吏所拘遣次兒詣郡兒就翁耳語翁吪之郡守疑而問對曰大人屢典州郡守詢誥勑在否兒曰向寘甕中埋之守遣吏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坐釋其子次日造訪室已空矣郡志

宋蘇雲卿與張浚爲布衣交結廬豫章東湖獨居灌園織履浚爲相屬漕使致之屏騎從入見出浚書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遣使迎伺雲卿巳遁矣竟不知所終郡志

宋孫嵩太學生宋亾隱海寧山中誓不與世接許月卿隱婺源山衰服終身以志哀宋新安汪炎昶受學嵩亦隱不

仕元有天下久而炎景衣冠言動猶宋人也宋景濂集

元杜本淸江人隱武夷山文宗時屢聘不起徐舫桐廬人行省蘇天爵欲薦之避去號滄江散人函史

元倪瓚博學好古工詩畫家故饒貲一旦捨去曰天下多事矣乃放舟三泖五湖間連徵不就又顧阿瑛少以豪宕自許年三十始折節讀書張士誠屢徵不就母喪廬于墓檢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元史

明宗暘台州人方國珍亂溫台士人不爲用則得禍惟暘不得而用亦不得而禍洪武初胡深聘之固辭不出楊維

禎山陰人張士誠召之不往洪武時徵議集禮謝歸作老客婦謠以見意趙汸新安人隱居厲志聖學洪武時召修元史旋辭歸徵獻錄

明王稌學士褘之孫性至孝從方孝孺學方死與其表侄鄭珣求負其遺骸成祖逮繫以褘死國宥免且欲用之稌力辭還金華結屋青巖山中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以傳終身不仕徵獻錄

明楊福吳人父濙元末隱士與黃鉞善郡辟鉞賢良并辟福父子堅不欲往屬鉞詣縣罷之鉞死建文之難親族悉

驚伏福獨具棺衾百方求鉞屍葬之獻徵錄

是兩君子者師友之誼篤摯于一時如此而潔身高蹈之風尤其生平之大者故載之隱逸中以爲一代重云

明王賓吳人未冠父殁終身不冠姚善守蘇每下車徒步造之夙善姚廣孝廣孝掃墓歸吳再謁賓閉戶不與見徒步往乃見之談良久諷賓出仕賓遽覆甌而作爭口俱歃有文集若干卷尤邃于醫史料

又吳人杜瓊師陳繼性至孝隱居東原况鍾兩薦之皆辭自號鹿冠老人

明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與弼語陳獻章云過凊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往訪適龍潭雨中簑笠犂田

乃延之家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獻章歎息而去龍潭曰吳康齋非愛我者獻徵錄

明梁寅新喻人隱居教授結屋石門山中學者多師之太和楊黼喜釋典長齋人勸之應舉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乎親歿爲傭營葬入雞足山石室中獻徵錄

明沈周隱居吳之相城里郡守以賢良徵筮得遯之九五遂決計固辭閒居奉母母年九十九乃終時周已八十矣

列朝詩選

明時高隱者又有錢塘魏英景泰時郡邑交辟以母老固辭吳江史鑑與沈周善吳文定寬表其墓曰穆溪隱士蘇州邢參杜門安貧常大雪乏粟兀坐如枯株或火

斷則冷食雨壞屋角執卷如故徐昌穀祝允明雅重之

莆田周如塤足跡不出戶庭苦吟不輟人罕識其面俱

見列朝

詩選

明歸子慕有光子少舉于鄉不第遂絕意進取潛心性命之學築室新洋江之滸足跡不入城市居家孝友和而介廉而讓田里化之無爭鬬聲時人比之黃叔度朱陛宣鄉舉二十年足跡不入公府并不入城市遭母喪羸骨如枯枝父年老終歲侍寢中單厠牏之類無不身親遂謝公車絕意仕進吳人私謚曰孝介與周忠介僉稱 志傳

余讀前代隱逸諸傳而竊有嘆焉自唐虞三代以至漢晉二千餘年書闕有間矣顧指不勝屈自五代唐宋以

至今日不下千餘年載籍備矣頤落落如晨星豈紀遠詳而稽近反畧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葢自世趨愈下士與農異流文與行嵜重而抱道高隱之士邈不可得矣有明三百載余搜羅正史雜記諸書眞隱之輩終不數見僅于士類之絕意仕進者節取一二焉不無深望于挽回世道之君子也

明孫逢奇萬厯時舉人值魏忠賢亂政遂罷公車不赴崇禎末隱居蘇門山講明程朱之學弟子從學者千人著孝友家規與學條訓足跡不入城市者二十餘年學者稱爲夏峰先生沈壽民宣城諸生崇禎時疏糾楊嗣昌奪情格不上隱居三十年躬耕自給不入城市年七十餘往來黃山步履如飛弟子從學日衆時稱耕巖先生

終



